

文天祥与台州(一)

云气东南密,龙腾上碧空

(古典主义者) 松庐

“魏唯变张祚,越蠡攻陶朱。谁料文山氏,姓刘名是洙。”文天祥这首题为《过黄岩》的五言绝句,单就诗意颇为贵,但若细考当时文氏足迹,其实这首小诗中隐藏着状元宰相晚岁月的重要密码。

据考,此诗作于德佑二年四月初。一年之前,元军南下兵逼临安,时任赣州知州的文天祥尽散家财,从家乡吉州庐陵组织义军勤王入卫。德佑二年正月十九日,文天祥被任为右丞相兼枢密使,当日即受命赴皋亭山元营议和。因抗辞慷慨,面诘元军统帅,数骂南宋降将,二月八日被拘北去。历尽艰辛,九死一生,闰三月十七日于通州(今南通)涉海南归。一路上,文天祥以诗纪事抒怀,记述了勤王出使、扣押脱逃、流亡渡海的全过程。

渡扬子江时,文天祥作《扬子江》:“几日随风北海游,回从扬子大江头。臣心一片磁针石,不指南方不肯休。”尽抒孤臣的一片忠贞之意。

后天天祥亲手辑成《指南录》四卷,凡104题180首。他在《后序》中写道:“予在患难中,间以诗记所遭,今存其本,不忍废,道中手自抄录;使北营,留北关外,为一卷;发北关外,历吴门,毗陵,渡瓜州,复还京口,为一卷;脱京口,趋真州、扬州、高邮、泰州、通州,为一卷;自海道至

永嘉,来三山,为一卷。将之藏于家,使来者读之,悲予志焉。”写于仓皇逃亡途中的诗句,质朴无华,却披肝沥胆,热切真挚。“是气所磅礴,凛烈万古存。当其贯日月,生死安足论。”这部《指南录》堪称作者的自传史诗,集中充盈满满的浩然正气,为绚丽多姿的宋诗发展历程写下了光辉的句号。时人林景熙读后敬题曰:“哀鸿上訴天欲裂,一编千载虹光发。书生倚剑歌激烈,万壑松声助幽咽。”

闰三月底,海船行至台州境内,文天祥作《入浙东》:“厄运一百日,危机九十遭。孤踪落虎口,薄命付鸿毛。漠漠长淮路,茫茫巨海涛。惊涛犹未定,消息问金鳌。”并作诗序曰:“金鳌山在台州界,高宗皇帝曾舣舟于此,寺藏御书。四明既陷,不知天台存亡。忧心如捣,见于此诗。”此时,茫茫东海相隔,讯息难通,局势不明,漂泊海上的文天祥内心是何等的忧愤!

船至乱礁洋(今三门湾),岛屿星罗棋布,风光奇绝,文天祥的心情也随之变得明朗起来。饱览海上美景后,他乘兴写下《乱礁洋》一诗:“海山仙子国,邂逅寄孤蓬。万象画图里,千崖玉界中。风摇春浪软,礁激暮潮雄。云气东南密,龙腾上碧空。”末两句当指其在通州入海时,“闻二王建元帅府于永嘉”。在诗序中,他还难抑兴奋之情写道:“自入

浙东,山渐多。入乱礁洋,青翠万叠,如画图中。在洋中者,或高或低,或小或大,与水相击触,奇怪不可名状。其在两旁者,如岸上山。丛山实则在海中,非有畔际。是日风小浪微,舟行石间,天巧捷出,令人应接不暇,殆神仙国也。孤愤愁绝中,为之心旷目明,是行为不虚云。”

然而,在海上逃亡途中,危险随时都会发生。就在写下前诗的当晚,文天祥就迎头遭遇了海盗船队。《夜走》诗序云:“舟入东海,报者云:‘前有贼船。’行十数里,报如前。望见十余舟,张帆吹口,意甚恶。梢人亟取灵山岩路避之,一夕摇船,极其荒迫,晓晚,幸得脱去。”诗曰:“鲸波万里送归舟,倏忽惊心欲白头。何处绪衣操剑戟,同时黄帽理兜鍪。人间风雨真成梦,夜半江山总是愁。雁荡双峰片云隔,明朝蹀躞作清游。”幸亏文天祥乘坐的是台州贩卖生妻往返通州的海船,船夫熟悉当地沿海地形,危急关头方能妥善处置。既然海行如此凶险,而雁荡山已不远,那就在此舍舟上岸,改行陆路。

“予自海舟登台岸,至城门张氏家,盖国初名将永德之后。主人号哲斋,辟堂教子,扁‘绿漪’,为赋八句。”这是文天祥为《绿漪堂》写的诗序。闰三月三十日,文天祥在城门镇登岸。城门镇为今三门县花桥镇,古

称西岑,宋时改名城门。后有乡绅聘六和塔僧建石桥,桥栏多雕奇花异草,故名花桥,镇亦以桥名。清代花桥为临海县丞署驻地,现镇区尚有城门街。此地不远有仙岩洞,相传当年文天祥夜走避盗时曾栖宿于此,洞旁建大忠祠祭祀文信国公,山脚处还有一座“更衣亭”,后世官宦到此,必振衣弹冠以示敬意。

《绿漪堂》诗云:“义方堂上看,窗户翠玲珑。砚里云坛月,席间淇水风。清声随地到,直节与天通。庭玉森如笋,干霄雨露功。”典出《诗经》:“瞻彼淇奥,绿竹猗猗。有匪君子,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。”作者以“庭玉”“干霄”称赞张氏精心培育子弟成材,同时也借绿竹的“清声”“直节”以自勉。

文天祥赋诗所赠的主人张哲斋,名和孙,是当地一位抗元义士。据文氏昔日白鹭洲书院同窗邓光荐所作的《文丞相府忠义传》载:“张哲斋,台州海上豪也,所居曰城门镇,盖国初名将永德之后。丞相自通洲泛海,过城门,哲斋延款,结约举事,张欣然聚海艘,移微海上豪杰听命。”台州民风素称质直,明代杰出的地理学家临海人王士性在《广志绎》中称家乡“其俗犹朴茂近古”,乡人多以节义自励,沿海尤多慷慨悲歌之士。张氏毅然应约举事,既为国难所激,亦当为乡风所致。

阡陌岁月

书包儿

张国丹 (国家一级作家,有趣的老太太)

那一年,父亲吃了冤枉官司。家里的顶梁柱倒了,一家人的生活成了问题。母亲准备将我送到大舅家,为家里减少一张吃口,也就是说,要让大舅帮着养活我。

那年我只有七岁,我哭着,把身子扭得像根麻花。我是多么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,进入陌生的大舅家,我虽然小,也知道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。可母亲坚持说:“你是老大,我不送你,难道还送你那三个吃奶的、尿床的弟弟妹妹不成?”我哭得直打嗝,但我知道母亲决定了的事,谁也推翻不了,只得把委屈和泪水往肚子里咽。

母亲是特别自尊的人,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,她决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去亲戚家蹭饭。

离家的前夜,母亲用朱子家训教导我:“黎明即起,洒扫庭除,要内外整洁;既昏便息,关锁门户,必亲自检点……”我问:“什么叫洒扫庭除?”妈妈说:“就是把前院后院都打扫得干干净净。”我又问:“什么叫关锁门户,必亲自检点?”妈妈说:“你上学去要关好门,睡觉前要锁好门,别让你舅舅家因为你而遭贼偷了。”我忽然害怕起来,想着如果舅舅一家去看戏,我一人会在家里遭遇什么?

但我妈却不是寻常的妈,她已经忙着考虑别的事了。她一边给小妹喂奶,一边自言自语:“怎么能让你空手进城呢?怎么可以让你完全白吃你大舅家的饭呢?”

纠结了几天,妈开始翻箱倒柜,她找出一件九成新的旗袍,平铺在床上,轻抚着,喃喃地说:这是我最好的一件嫁衣,织贡呢的料,我一直不怎么舍得穿呢。

那旗袍深红色,料面比较厚,还有稍稍突起的花纹。我不知道妈为什么要摆弄这件旗袍,更不懂什么是“织贡呢”。只觉得妈若是穿上这件旗袍,应该是很好看很舒服的。

母亲拿出把大剪刀,咔嚓咔嚓几下,把旗袍拦腰剪断。我惊愕极了,喊:“妈,你这是干什么?好端端的……”妈答:“做书包,给你和秀蓉各做一个书包。”

秀蓉是大舅的女儿,和我同岁。她命好,是个特别享受宠爱的孩子。那时候大家都穷,不少学生并没有书包,文具店里卖的,也是又丑又薄的,砚台儿一坠,很容易破。有的家长只给孩子找块旧布料,让包了书本簿子去上学。路上一不小心,笔墨、砚台就会偷偷溜走。而我妈却要把自己珍贵的织贡呢旗袍给我们做书包!

她一颗眼泪滴在旗袍上,慢慢洒开。

妈抹了把泪水,果断地七剪八剪,剪出了两个书包的前片后片,再把下面修成圆角;接着她又剪出了一条四指宽的、长长的直贡呢布料,放书包片上比了比说,这是连接前后片的“书包腰”。然后她拿过针线,细细密密地缝了起来。但她很快就住了手,她端详着尚未成形的“书包”说:太素净了点吧?小女孩家家的,应该增点色彩。于是她又找去一些白色、浅蓝色的碎布,那些碎布片不像直贡呢那么厚,妈把它们拼接成细细的长条,又把这些长条纵向对折,镶嵌在书包的接缝处。这样一来,书包包体不少。

两个小朋友各拿一枚樟娘,从沿阶下廊下打,打轻了,樟娘飞得近;打重了,樟娘碰到石板墙壁又弹回来;使得出刚巧的劲儿,使樟娘尽可能地靠近墙壁。赢的人收走输的人的樟娘,这叫吃樟娘。说起小时候赢了一大罐樟娘的往事,老太太笑得那叫一个得意。

又说起她的弟弟总是输。某弟弟独自去买柿子,卖家觉得小孩虎头虎脑,本着爱护儿童的想法,挑了最好的几个柿子卖给他。结果一颗樟娘都没有吃到,只把肚子吃了个饱,气鼓鼓的他要去卖的人索赔,把全家人都逗笑了。

秋风长吉,柿柿如意。柿子是如此可爱,赶上秋风,它的坚韧能够熬到严寒,而遇见有心人,那颗柔软的心晒晒就甜了。如我这颗心,也被乡民的秘方烙成柿红,时不时地回忆起在横溪生活的日子。

我说:我妈缝的!说这话时,我心里的阴霾已一扫而光,小小的自尊心得到了大大的满足。



茶言观澜

寒山湖

孙敏 摄

天台寒山湖,即里石门水库,东距天台县城40公里,因寒山子曾在此徜徉而得名。

曾经,这里是冷门景区,风头被天台山盖过。一部热门电影《长津湖》的上映,让寒山湖走出深闺,为人熟知。电影中,伍家兄弟告别的一组镜头,就是在寒山湖取景的景。

初冬时节,湖上碧波荡漾,群山如黛,倒影如画。若去天台游玩,别忘了寒山湖这一养心去处。

——编者絮语



人间漫笔

立冬记事

(台州教育家协会主席) 章云龙

寒来暑往,自然以其铁律运行。昨日气温如春,没承想,今日就是立冬了。晨起,微寒,阳光舒缓地照在小区里。朋友圈中满是立冬的图文,不经意间,唤醒了许多淡忘的立冬记忆。

年少的记忆里,节气是邻居们十分重视的事。何时稼穡,事关作物收成。千百年来,节气融进国民的骨子里,成为难以割舍的传统。农业社会,有无精壮劳动力会影响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。父亲在外工作,我是家中唯一的男丁,正在求学的路上。家中缺劳力,干不了小队里赚工分的活。家里不多的自留地,成了我家种菜的时节。动土、种菜、放草木灰、浇水是我每年常做的事。于是,我也就有了不一样的立冬记忆。

父亲不高的工资,是我的主要收入,母亲精打细算地用,保证我们

的温饱。立冬后,新鲜的蔬菜不足,咸菜是一家常见的菜肴。至今我仍记得我家腌咸菜的场面。母亲早早起床腌咸菜,洗好菜,晾干,拿来几口口子较大的咸菜缸,放进菜,一层一层加粗盐,有时还叫我洗好脚在菜上踩实,再用石头压上,咸菜缸里,沉淀着一个全新的蔬菜世界。一年年吃的菜肴就在年复一年的劳作中完成。有时候,母亲还会做豆瓣酱。豆瓣酱加猪油煮熟,也是我童年时的美食记忆。咸菜蔬,成了我挥之不去的味蕾记忆,融进了母亲对生活的乐观、温情还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一晃数十年过去了,时序进入辛丑年的立冬。“荷尽已无擎雨盖,菊残犹有傲霜枝”,小区荷塘中的荷叶枯了,邻居家的菊花谢了,冬天真的来了。晨练完毕,安坐在小区边的小早餐店里吃着饺子,一天的生活就在美食催开的味蕾中开启。整理花园是我周末生活的常态。今年的立冬,正逢周末,我又开始了花园的打

理。映山红之类的木本植物经不住夏的烈日后渐渐枯死,我移栽起其他的花木,妻打理她喜爱的月季。恰巧是“双十一”期间,妻网购了不少花盆还有月季专用土,月季花该换盆了。草坪上,摆满了各种园艺的物资。剪刀、铲子、手套、花盆、水壶、营养土、生根液等堆满草坪。看着我们在忙碌,家中几只猫咪也凑起了热闹,不时地围着我们,玩得可开心了。“小黑”与蝴蝶玩耍,一会儿跳,一会儿追,不亦乐乎。蓝猫“毛毛”则踱着方步,游走在花园里,一副淑女状。爱动的“花花”一会儿钻篱笆,一会儿与“小黑”打得不可开交。矮脚猫“兔兔”张着好奇的眼光,东嗅嗅,西看看,或踮起脚以站立状审视,或在我们面前打着滚,舒心地仰着四肢以吸引我们的注意。人与动物在立冬时节奇妙地相融。小区安谧,阳光和煦,花园宁静。我们沉醉在自己的世界中,一个上午的时光就这样度过。时间,有时候是用来浪费的。

闲坐下来,翻翻朋友圈,家乡南城“贡橘”园的橘子熟了,中国柑橘博览园采摘的人群一茬又一茬,中国蜜橘之乡黄岩橘黄时节到了。新冠疫情挡不住人们休闲的念想,也止不住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车流、橘子的芳香流淌在橘园里,孩子们的笑脸,一个个家庭的欢笑洒落在乡间,这场景,怦然心动于立冬时节的田畴上。不同的时代,不同口味的立冬。

冬,终也,万物收藏也。“霜降向人寒,轻冰泳水漫”,元稹笔下的立冬,与江南大不一样。时序“终”,江南却不寒。南方与北方,不同的气候,有了不一样的立冬体验。远在北京的朋友告诉我:立冬日,北京下雪了!我在南方,看不到肃杀,看到的是不少的花儿正在绽放。花园中,紫荆花的花蕾张开了,凌霄花依然吐蕊,铁线莲二度盛开,朱槿“不教闲地著春华”……

立冬的琐事,涂鸦着时代的底色。

食味人心

横溪的秋柿

(露台农桑爱好者) 吴西西

横溪的秋柿,孤傲得很,自顾自地红了。在山林、村边、田野……那些不受关照的、放任生长的地方,遗世而独立地活着。直到秋风冷彻,秃枝挂红烛,点亮深秋黯淡的山林。

您一定奇怪,柿子哪里来的孤傲呢?

它可不好吃。横溪的秋柿不像灯笼柿,软嫩到吸溜一口就没了,正当好看的时候,它是最坚硬顽固的时候。看起来跟金鸭蛋似的,咬上一口,不仅硌得牙齿疼,更涩得人狂吐舌头。这哪叫吃了柿子,分明是柿子咬了舌头。由于难吃,路过的农人就算看见,也不会像遇见覆盆子或者橘子那样顺手摘去吃。尽管没人管护,好在没什么人常摘,遗留在野外的柿子也就不少了。

它也不好采。柿子树的枝干看着粗壮,其实质地松脆,偏偏它能长得又高又大,把柿子高高地悬挂在自己的枝梢上。一位好友说起小时候的一次历险,就是因为爬到柿子树碗口那么粗的树枝上,刚刚站起来,树枝啪的一声就断了,他从两米多高的地方自由落体,幸好是掉在刚刚收获的番薯田里,有了泥土松软的缓冲,并没有受到大的伤害,至于事后头晕了好几天,是不敢和家人大人说的,只能偷偷地晕着。如果换成苦楝树、香樟树、梧桐树,这么粗的树枝都能悬上绳子荡秋千了呢。

它更不好等。采摘下来的柿子黄橙橙的,吃法有两种,其中一种是捂

熟,就像香蕉需要捂一样。把柿子捂红,捂软是有难度的,一不小心就捂过了头,不是出现烂点,就是长了黑斑,多多少少影响了嚼着吃的口感。

对付柿子,横溪的乡民,自有良方。一种方法是留在树梢。在严冬的茫茫寒天,霜已白辣辣冻过几茬,此刻,柿子红蜡烛一样,点在枝叶萧索的枝头,聊表着一年的心结,等待最终的归宿,跃入风里,回归大地。那年寒冬徒步镇上的苍岭古道,途经马铃街的残墙颓垣旁,枫香树卸着最后几枚枯叶,相邻的柿树枝梢拎着好些红点点,抬头看去,是那么的艳绝于蓝天。

这真是如古诗所咏:“本因遗采掇,翻自保天年。”我们几个过客,找来长竿子打柿子,张开大围中来接,接着的刹那,还得就着柿子落下的惯性甩个圆,这样才能完好地采摘到手。那味道,清口鲜甜,“悉呼”两声就进了肚。

还有一种方法是晒着吃,晒分为挂着晒和铺着晒。每年立冬过后,在小雪未来之前,用刨刀把柿子刨好。有些老人会将柿子当大珠子一样,用缝麻袋的长针引线串成一串,挂在檐廊底下晒,真是360度无死角的风吹日晒。

惯用的晒法还是放在米筛一样的透气晒具上铺着晒。刨出的柿子皮铺垫在米筛上,刨好的柿子一个挨着一个地码在柿子皮上,白天放到太阳底下晒着,到了晚上收进屋

子,把柿皮抄上来,撒盖在柿子上。经过五六天光景,柿子上就能晒得表皮柔韧,内生溼心了。柿子皮的秘法只有少数老人家才知道。

晒柿子,洒上秋阳,添满秋风,褪去的不是橙鲜,更重要的是减除了艰涩,改变的不止是褐色的成熟,也催化了甜分。这份甜比糖要香,比蜜要韧,舌齿间的那份嚼劲,我称之为风韵。可不是吗,颜色已无关,独爱它风吹日晒的余韵。

横溪的柿子我偏爱寅头村的,它在方圆数里是出名的。当地有句顺口溜:坎头的杨梅寅头的柿。在我听来,这就像山东人夸烟台的苹果莱阳的梨似的。

寅头柿子玲珑好看,呈椭圆形,柿蒂部分是圆的,不大不小盈盈满握,北面镇头村的柿蒂就是方的,块头也立体,显得笨拙。

在色泽上,寅头柿子偏黄,色泽光鲜,只需要稍拭表面风尘,就能得到天然鸡油黄蜜糖一枚。卖我柿子的阿婆和我说:假如你趁着它不注意,趁着这柿柄拴上绳挂起来,它还以为自己长在树上,能挂很久。果然,那一对柿子并未有红软,黄亮到了当年的春节。

寅头柿子的口味香甜,只需刨好皮,再那么囫圇个儿在秋阳底下晒晒,便生出有绵糯之感,绛红之色,如饴之甘。与之相比,其他村的柿子果肉吃起来发干发紧,明显糙口一些。